

虔城之恋

□赖加福

一抹夏日的辉煌倾斜地照射下来,像匹金色的锦缎披挂在一家地产公司的门面上,这家小店是我与赣州结缘的起点。当我在一份购房合同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,内心深处仿佛照进灿烂而温暖的阳光,一片明亮。

2016年5月28日,我记住了这个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意义非凡的日子。我告诉自己,在这座千里赣江第一城——赣州,我从此拥有了一席安身之地。就在今天,这座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,亲切地将我揽入怀抱。妻说,今后我们的日子会更辛苦了。我头一摇,不,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妻笑靥如花,幸福得连连点头。

一切像在梦中。在我一个乡村教师狭小的生活视野里,赣州似乎距离得有些遥远。怎么会想到有朝一日,这个在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“盖取虔化水为名也”而叫作虔城的地方,能成为我安放灵魂的港湾呢?要知道,在此之前的几年甚至十几年,我只偶尔几次,将匆匆的步履停留在赣州的街道上,像蜻蜓点水一般。记忆中,有一次为参加电脑业务知识考试,我坐班车从会昌到赣州,途经于都、赣县,不到两百公里的路程,花费半天工夫,等办完事情,天色已晚,想回家是不能了,只得在赣州住上一夜。直到1996年9月京九铁路开通,赣州有了铁路,这样的状况才得到改善。这不,2016年5月28日这天,我开车从会昌北上高速公路直达赣州,路上只用了一个半小时。

入住迎宾大道的水韵花都小区,崭新的生活拉开了帷幕,儿子进入附近的学校读书,妻也在厚德双语幼儿园找到了保育员的工作,我平时在县市乡镇上班,周末回来与家人团聚。

熟悉一座城市,往往是从一个好奇的目光开始的。我和妻骑着电动车飞驰穿梭的身影,跟随虔城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不断延伸,老城区的文清路、解放路、厚德路、福寿路、大公路,章江新区的兴国路、登峰大道、东江源大道、翠微峰路等等,妻很快就如数家珍了。于是,节假日里,我和家人便心甘情愿陷入虔城的风景区。妻对这样的沦陷表现出高涨的热情,早就做好计划——这个周末我们去哪哪玩吧,下个周末去哪哪有可玩可看的地方。一家人便服从安排,时而漫步在赣州公园、八境公园,流连于八境台、郁孤台、灶儿巷、文庙;时而驻足于东门浮桥,陶醉于通天岩、马祖岩;时而徜徉于城市中央公园,游九里峰山、客家风情园……不用多久,我们轻易就发现,自己生活的虔城风姿卓绝:既有着男子汉的血气方刚、沧桑硬朗,亦有着亭亭少女的青春活力、婀娜妙曼,古朴与现代,浪漫与现实,厚重与轻盈,人文与自然,兼收并蓄、和谐统一,在举手投足间,不动声色展露着它颇具诗情画意的江南气韵。

游玩之余,妻总是要想到美食。我忍不住说:“那么大的了,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想着吃?”妻振振有词:“此生唯有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,何况我们虔城有那么多特色小吃,不馋嘴才怪呢!”是啊,赣州是客家摇篮,客家小吃遍地开花,林林总总独具风味的食物,总会勾起你的胃口,让你垂涎欲滴。无论是在名声大噪的钓鱼台,还是在鱼湾里美食街,或是躲藏于大街小巷的不起眼的小店,都能吃到诸如兴国粉蒸鱼、会昌酱油豆干丝、宁都肉丸、瑞金牛肉汤等客家美食。

日子如赣江之水平静流逝。学校开始放暑假了,那天,在南昌读大学的女儿打来电话:“爸、妈,我这趟不坐之前的火车,改坐高铁,你们到赣州西站来接我吧。”我们相视一笑,女儿真是会享受了。

其实,这十年,虔城从未停止滚滚前行的脚步。家门口的高架桥犹如蛟龙腾空而起,缓解了每天上下班高峰时交通堵塞的困扰;老旧小区获得改造升级,楼梯房新装了电梯,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;杨梅渡大桥、南河大桥加宽了桥面,川流不息的车辆、行人更加顺畅;章江新区地块上,崛起了一座新城的靓丽风姿;赣州方特东方欲晓乐园和极地海洋世界相继建成开放,很快成为网红之地……虔城,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,呈现在世界面前,人们获得的幸福感越来越多。

那天,我与妻一道到杨梅渡公园的山顶看日出,朝阳磨磨蹭蹭地从远山背后探出头来,那羞涩的表情很快传染了半个天空,飞龙大桥下面的章江将这一切看在眼里,波光粼粼中荡起层层笑意。我说,日出的景色真美啊,妻接过我的话头得意地说,我们这座城市,哪哪都很美!

言语中,我知道妻已经恋上虔城。

父亲的预言

□刘文婷

我的老家在赣州市兴国县南坑乡牛牯崇桃树窝。你听这个名字,就知道这是个偏远山区。母亲说,这里太山、太远,鸟都飞不过来。

我读小学那会儿,先后跟随教村小的父亲去双坑小学、中叶小学读书。翻山越岭,得步行近二十里。

天未亮母亲就叫我们起床,匆匆吃过早饭,我背上自己的米莱衣物,跟在父亲的身后,便踏上了“漫漫”上学路。走得急,我老肚子痛,就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走。父亲的背很快被打湿了,汗味随着风一下一下往我鼻孔里钻。我肩头的米袋越来越重,肩膀勒得疼,只好左边换右边,再右边换左边。我整个人歪着身子,用手托着米袋,走得气不接下气。可我不敢掉队。我感觉路边总有毒蛇在草丛滑动的声音,还有对面山上,那深深的密林里,野兽的嚎叫让我心慌,旁边聒噪的蝉鸣让我嘴唇发干。

路边有一眼泉水,我们就趴地上,灌满一肚子水,头发一缕缕全粘到额头上、脸上。继续赶路。我说,爸,我走不动了。我艰难地向爸求救,这让我很羞愧,第一天上学感觉自己就要做个逃兵。我们走过七头禾树,那是整个路途中最陡的地方,又爬过枫树坳,又过了观音洞。

父亲从他的包里掏出一根红薯,我边吃边走。父亲说:“还有一半路程,我们就到了。”我咬了口红薯,顿时觉得有了力气,于是超越他,走到前头。谁知突然窜出一条狗,吓得我背着米袋狂奔。父亲朝我喊什么,我没听见。我被狗追上了,我“哇”地哭起来,红薯掉地上,一下被狗给叼走了。父亲赶上来,喘着气说:“狗追你你不能跑啊,你得跟它对视,做弯腰的动作,它就怕你了。”

这条路我们走了三年,一星期两趟。我感觉那些光滑的石头都是被我们磨平的。我问父亲:“读书的路都这么难走吗?”他回答道:“等以后修好公路,就快多了。”

“那路什么时候能修好呀?”

“不知道,但总有那么一天的,我相信共产党。我看呐,路很快就会修到我们家乡来啦!”

父亲说话的时候抬眼看前方。前方是荒芜的坟地,鸟儿的“咕咕”声苍凉遥远,我总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跟着,回头却什么也看不到。我屏气凝神,不说话了。那时候特别害怕,手都快要掐进肉里了,抬眼看前方,山真高啊,天空真矮呀,路还有好远好远啊。



长征渡口

张有财 作

通往幸福的路

□谢凤文

其实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,通向远方,连接家乡。在这一去一来之间,人生便厚重起来,也精彩起来。我的心中,就时常被这样一条路牵着。

我的家乡在宁都县黄陂镇一个叫白麻段的小山村。1981年,我参军离开家乡。那时,从黄陂到宁都城虽然通了班车,但全是土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两脚泥,是真实写照。每逢春季还常被山洪冲断,即使正常运行,也是早上天不亮就要从黄陂发车,下午才能到县城,车上,更是人挤人,很多人挤站在过道上。

一到雨天,那路更泥滑难行。常有大货车后轮深陷大泥塘,堵住一长串过往车辆,一堵就是半天甚至一天,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才能将车子从烂泥塘里拉出来。1994年,我从黄陂镇政府借调到宁都县委宣传部工作,由于家还在村里,每周末要回家一趟,车难挤,路难行,成为心中的痛。每次从县城回家要半天多时间,从家里回单位又要半天时间,2天的假期有一半多在路上度过。即使这回家的路艰难无比,我还是渴望能坐上回家的班车。有时没赶上,那就骑自行车上路吧!再大的困难,也抵不住思家之情,回家之切。常常是早上从县城出发,下午一两点到家。因为有一段漫长的山路,母亲担心了好几年,担心我路上饿肚子、淋大雨、遇洪水……对于母亲,我从来报喜不报忧。

时光飞逝,通往故乡小山村的路,从羊肠小道到砂石铺就的公路,再经升级改造修成水泥路,一路沧桑,一路变迁。2016年1月13日,是一个值得所有家乡人永远铭记的日子,南昌至宁都高速公路正式通车,并在黄陂镇的家乡小村边上设有互动出口。此时,我也有了自己的小车,从此,村里到宁都城只要半个多小时。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通达,更是家乡人世世代代心路的畅通。乡亲们惊奇地发现,原来翻越梅子迳需要两三个小时,而现在,在梅子岭的山脚,打通了二条隧道,只需要短短的几分钟就能穿过梅子岭。从宁都城到白

麻段村子里的车程,由原来最长五六个小时缩短至两三个小时,而现在,只需要几十分钟。

昌宁高速公路的修建,也让养在深山人未识的沿路原生态自然风光惊艳面世。过去因为交通不便,阻止了不少向往梅子岭的乡村旅游爱好者。如今,梅子迳风景一下子变身为“香饽饽”,那美丽壮观的山川云海,那接天连云的高山森林,那五彩斑斓的水稻庄稼……对于外地游客来说,哪一样不是充满了吸引力?

回望家乡,模样一变再变。尤其近些年的“山村巨变”,更是令人欣喜。单就交通而言,不仅家门口白麻段村的路越来越通畅,近五年来,宁定高速、广吉高速、兴赣高速北延建成通车,宁都县新增高速公路85.5公里、总里程达232.6公里;改扩建国道184.9公里、总里程达411.8公里;兴泉铁路通车,宁都县又结束了无铁路的历史。这些通向四面八方的路,更成了一条条当地百姓的脱贫路、致富路,成了吸引山外来客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近十年,不仅是高速、铁路快速发展,宁都县还提出“一环八射九联”县城主干公路网建设构想,全县境内国道覆盖了全县24个乡镇中的19个乡镇,所有的乡村都修通了水泥公路。2019年,宁都县被列为交通强国试点县,开展普通国道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协调发展试点。交通网络的形成带活了一方经济的发展,宁都县慈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志远对此深有感触。大学毕业的周志远在老家会同乡组建了集脐橙种植、果蔬产后处理、生猪养殖、黄鸡育种、饲料加工、农业观光旅游、农业信息服务及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,带动了1200多户农民增收。

沿着赣江源头,踏着红色故土,穿越赣南粮仓,吟唱客家山歌……一条条“纽带”的延伸,串联起宁都走向世界的通途,也构建起四通八达的发展、开放、美丽、幸福之路。

寻梦

□赖慧婷

每年的秋日将近,炎热还未从南方收脚,热气仍不识相地穿街走巷时,我的乡亲老王便顶着大太阳一头扎进果苗市场,在纷繁多样的果苗树中选购品种优良的脐橙树苗,心满意足地带回家,早早为第二年的春耕秋收做准备。

因为老王的辛勤劳作,施肥修剪,悉心呵护,把一株株脐橙树苗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照料,老王的果园终日绿意荡漾,每逢入秋更是硕果累累,一颗颗饱满金黄挂满了枝头,娇羞地藏藏在叶间。

老王是安远县一个普通的脐橙种植户,他和大多数农民一样,都有一颗热爱土地并致富的心,最关键的是人还十分热忱,爽朗,在村里的口碑十分不错。每每听到村里人对自己的赞美,老王心满意足的同时,还有一丝丝的遗憾:要是自己的脐橙也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赞美,该有多好呀。赶集的时候,老王开着货车行驶在公路上,这时候他总幻想自己的橙子能够乘上火车,远走高飞。

有这个愿望的农民又何止老王一个,还有种紫山药的老徐、种蜜瓜的老张……安远的紫山药又称紫人参,既是养生补品,又是餐桌佳肴;而安远的蜜瓜又叫马兰瓜,特点是皮薄肉厚、味甜如蜜,提到蜜瓜几乎无人不会想到安远。

乡亲们对自己亲手栽种的蔬果充满了怜爱和寄望,像是一路提携着孩子的成长,希望孩子能够走出村子、走出镇子,走到更远的地方去。曾几何时,大家都以为,这样的愿望仅仅是愿望而已,但随着一条名为瑞梅铁路的开工建设,这个愿望将不再遥远。

得知这个消息的老王最近常常做一个梦:伴随悠远嘹亮的汽笛声,两条悠长闪亮的铁轨一路朝村子蜿蜒而来,勇敢地盘旋在山腰,它弯弯曲绕,几经周折终于绕到了老王住的我老家村口,一路钻进幽暗的隧道里,继而冲向一道道山梁,奔向神秘的远方。老王的脐橙和乡亲的紫山药、马兰瓜一起,被装上火车,沿着这两条铿锵的铁轨,去往外面精彩的世界。